

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

殉难一家人

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以后,对将士说,你们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但你们此后得听我的,否则我不干。众将士全部下马跪拜,表示听命。于是赵匡胤下了第一道命令:幼主和太后,都是我上司;公卿大臣,平时皆是跟我平起平坐的人。你们进城之后要尊重他们,不能欺压甚至侮辱。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常常纵兵抢掠,称之“夺市”。但你们不能这么干。如果违反,就是死刑。

这次改朝换代,局面基本是平和的。尽管赵匡胤有言在先,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有一家人不幸遇难。受害者叫韩通,当时担任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兼任京城巡检。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他“刚愎无谋”,但按《宋史》记载,他曾跟随后周太祖郭威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因军功被提拔为侍卫马步军都虞侯,不久又被任命为京城内外部巡检、权点检侍卫司。同年,周世宗感到东京汴梁(开封府)城日益繁荣,而规模狭隘,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下诏增广街巷,扩建开封城,责成韩通总领其役。这项浩大的工程原计划三年竣工,但韩通指挥有方,仅用半年时间就主持完成了都城的扩建。按此说法,韩通其实算个人才。

韩通有个儿子,自幼因病驼背,人称“韩橐驼”,颇有智略。这个罗锅儿子早就感觉到赵匡胤人脉太强,功高震主,多次劝父亲对赵匡胤下手,但韩

通不为所动。此时,韩通正在皇宫里办事,听说赵匡胤进城,立即纵马出宫。按常理推断,他极有可能回去召集部队准备抵抗。但也有一种可能是一时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先回家躲一躲再说。总之,慌里慌张的韩通在大街上被一名叫王彦升的军士发现了,挥鞭在后面紧紧追赶。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一直追到韩家。韩通来不及关门,被王彦升一刀斩于马下。一不做二不休,王彦升顺势把韩通的老婆孩子也杀掉了。这在王彦升那里,似乎是再自然不过。战争免不了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何况是改朝换代这么大的事。

但赵匡胤闻之大怒,要斩掉王彦升给韩通报仇。由于刚刚立国,不易动刀,最后只能斥罢王彦升,永不录用。这对刀头舐血,渴望用人头建立功业的将士来说,不啻巨大打击。

后来,赵匡胤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嘉奖韩通。他说:“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应期;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我没什么错,韩通也没错。我是受命于天,韩通是以身殉节。韩通在前朝是有功之人,“朕以三灵眷佑,百姓乐推,言念元勋,将加殊宠,苍黄遇害,良用怆然。可赠中书令,以礼收葬。遣高品梁令珍护丧事。”

管中窥豹,可见赵匡胤之宅心仁厚,不同于历史上诸多开国皇帝的心狠手辣。相比之下,颇有让人唏嘘之处。

郑啸专栏 情爱话廊

逃离肉体

柏拉图之恋,也被人称作精神之恋。说的是,一对男女在恋爱交往甚至是结为终生伴侣后,始终平等相待,相敬如宾,你依我依,以精神相交流,远离污秽的肉欲。

这里,柏拉图生生地情跟欲分开,把欲扔掉,只余最纯粹的爱情。他认为纯净洁白的爱是绝不可被玷污的,一旦突破精神上的爱恋,肉体结合在一起,爱就将变质、腐朽,化作欲望和罪恶的猛兽,把社会秩序破坏得七零八落。

逃离肉体,专注于精神,爱情在柏拉图那里成了一种宗教式的苦修,男人要做活太监,女人要做活寡妇,日日相守,相距咫尺,却永不能水乳交融。

我很是怀疑,柏拉图不是是个肩负灭亡地球人类任务的外星间谍,试图建立起一个爱情宗教,叫天下痴情的男女都中了他的蛊。

据说,世界上还真有不少信奉精神之恋的情侣,但可惜的是,除了那些因了种种原因不能结为夫妻只能无奈地以暗恋、仰慕、追随等形式精神交往的痴心男女外,鲜见能坚持到底的。看民国野史,曾读到一则轶闻,说的是当时的上海有一对年轻夫妇坚持以柏拉图式的爱情维系他们的婚姻。他们分室而居,每日在一起读书、钻研学问、沟通思想,过着和美愉悦的生活。当然,对之不理解的人也相当之多,

遇到别人质疑,夫妇俩就会耐心地给对方解释,并告之,没有肉欲的爱才算真正的爱情。可惜的是,不久之后,妻子病逝。过没多久,那丈夫就娶了个上海滩知名的交际花为妻,还在报纸上登了结婚的广告。这段著名的柏拉图之恋也就以浪漫唯美始,以一个笑话的形式终结了。

屠格涅夫一辈子没结婚,谈过8次恋爱,有了一个非婚生的女儿。但文学史上大书特书的却是贯彻他一生的一场柏拉图之恋。他25岁那年对当时红遍全欧的女歌唱家波林娜·维阿多一见倾心,可惜波林娜当时已婚。但这阻挡不了屠格涅夫那颗火热滚烫的心,自初见之后,余生40年,屠格涅夫始终追随在波林娜的身边,若即若离,终生不渝。

这样的苦恋因其鲜见,所以感人。但,屠格涅夫若是有机会与波林娜结婚,他还愿意与她以精神之恋的形式相守吗?如果他们真的在历史上结合了,就能真的美满一生吗?

逃离肉体的爱情,愚以为只是爱情的畸形体而已,反之亦如是。精神之恋远离了物质的肉体,正如流水失去了源头,开得正艳的娇花离开了养育它的枝头,注定了是要干涸枯萎的。

“相望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诚哉!斯言!

黄亚明专栏 时尚旧影

欲下丹青笔

墨竹画始于五代的李夫人,一些牛得不行的男画家如黄筌、徐熙、李颇等人,无不效而仿之。到了绘画理论深受老庄影响的宋朝,更是趋之若鹜,直到文同出来,才算是分庭抗礼。当代女子,除了画眉之外,还真不知能画点啥,就算是画眉,居然把眉画成两条大蜈蚣,吓死了人。

古代有绘画天才的女子很多,可惜只能掩埋于男权社会。重重压力下,女性绘画一开始就注定是很私人化的创作,大都秀媚柔和、清雅精致。女性画派包括姬侍名媛的闺阁派与青楼名妓派。

闺阁派画家一般深居内宅,生活安定富足,闲暇甚多,于是研习绘画,消磨闺中时光。她们主要因家学渊源而习画,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

的妻子管道升、明代吴门画派领袖仇英的女儿仇珠、明代著名画家文从简的女儿文淑、清代著名画家马元驭的女儿马荃等。闺阁派的作品题材多是簪花仕女、闲花静草、小虫鱼蝶等。画仕女则花间微步,栏杆独倚,弱不禁风;画花鸟则淡泊闲远,芳汀幽草,幽怨自艾。画风基本上都是平和冲淡、清丽出尘,始终符合男性视觉的审美规范,因此也是其自身依附于男性世界无奈的折射。

青楼派的创作空间与题材则比较自由。很多雅好艺文声乐的文士,喜欢来往于青楼优伶之间,为了迎合客人,绘画、舞蹈等文艺修养往往成为妓女必须的素质,成为一种生存的本钱。

青楼派由于缺乏家学的严格指导,基本是青楼画家的师徒相承,所

以基本功普遍不高。但是,这却使她们的画没有拘束,表现得豪放爽快,率真自然。青楼派的代表人物是明末秦淮名妓马守真、薛素素、柳如是等。明末以后,还出过许多优秀的青楼画家,只是这些画家没有像乱世里那些女子,因为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而不为人所知。

我最喜欢的是王端淑。自幼濡染家学,书画兼工,自信自负,才气逼人,曾自比汉代王昭君。嫁给丁圣肇后,依然“性嗜书史”,“不废疾书”。明亡,她同丈夫一起离开北京,回到丈夫老家,居于“翁园”,“荆布尘甑,鬢舞惊燕淡如也。而诗意盈冉,集曰《吟红》”。

这个女人,盖过了丁圣肇之名,终于以个人别才,战胜了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让天下女子扬了眉,吐了一口气。

盛可以专栏 色不是空

民间草药

乡下草药多,菖蒲也算。菖蒲在古时被当作神草,它有毒,不能吃,但可以治病,驱蚊,甚至还有辟邪一说。比如采了菖蒲艾叶悬挂门口,端午节那天取下来煮菖蒲艾叶水洗澡,水呈褐色,香气扑鼻,洗完一身清爽。

那时乡下人生病不请医生,扯把草药,或煎服,或外敷,如果还不好,就到处打听偏方。不管谁家,只要你上门,都能讨到,乡下人在这方面从不吝啬,表现极为心善。有一回夜里我妈背着我走了

很远,进了一间黑咕隆咚的茅草屋,老太婆点亮煤油灯,打了一卦,从抽屉里抓出一把黑糊糊的草药,灯光映照下的脸格外柔和。

小时候最怕的是喝药,连煎药的那种凛冽的药香也怕,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久久不能散。要喝药了,得有大人哄着、劝着,还得闭着眼,咬咬牙,才能把苦得要哭的药给咽下去。不过,慢慢的,病也好了。

在我们那时的眼中看来,民间虽为草药偏方,心术却是正的。

寇研专栏 研外之意

哥哥哟

时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女人和年龄长她几岁的男人之间的称呼。女人好办,直呼其名就可以,男人呢,叫全名吧,显得生疏又不太礼貌,只称呼名字吧,无缘无故的亲昵感也让人犹疑,叫先生吧,哦,太作了。

叫一声“哥”,莫名就让人矮了几分,这“矮”是心理上的。年长代表经验,代表有权得到你的敬重,代表你削了一个苹果也理应先让他,而不是自顾自地吃,不然的话,学校思想品德课和家教灌输的常识,会让你觉得自己不太像话。但叫“哥”的时候,无疑意味着你是“妹”,或者“妹化”了自己,妹化不一定就是雌化,但,嘿嘿,某种程度上经常是的。你可以拍着同辈人的肩膀,走,咱喝酒去,不知为何,这手到了长你几岁的人那里,就从肩膀滑到了手

臂,从拍到轻微的摇,或许还带着几分撒娇,走嘛,一块去,人多热闹。

身份意识上矮人那么一点点,总会影响你的行为。从这个角度,似可理解梁山泊那一伙打家劫舍、弄枪使棍的大老爷们,一个个对女人都是块暖不过来的石头,因为他们把万般柔情都给了宋江。几个版本的《水浒传》里,听听他们唤“宋江哥哥”,多情深意重、多雌啊。宋江本应做大哥的,最后做了哥哥,结果就不一样。

你得承认,“哥哥”向来是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称呼,说起来也算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吧。男女之间一旦恋爱起来,就哥哥来哥哥去,比如贾宝玉和他的那些妹妹们。“哥哥”本意指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一

个原本在亲人之间使用的称谓,推衍到毫无血缘关系的男女中,八竿子打不着,却硬是想办法给打着了,而且还打得火热。似乎国人很乐意将亲人间的称谓推广到广阔的天地间。这渊源往上可追溯至孔子的“仁”政思想,“君君臣臣”对应的是“父父子子”,把家庭管理模式套到国家的管理上,自然天下一家,自然“一表三千里”,自然“四海之内皆兄弟”,自然“宋江哥哥”,自然“宝哥哥”。

我不想说以“哥”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尊称在国人内心关于社会等级意识上的投射和影响,但从社会伦理看,本来陌生男女,最后一同哥哥妹妹的缘分,住一间房睡一张床,实在是件讳莫如深又值得特别玩味的事。

